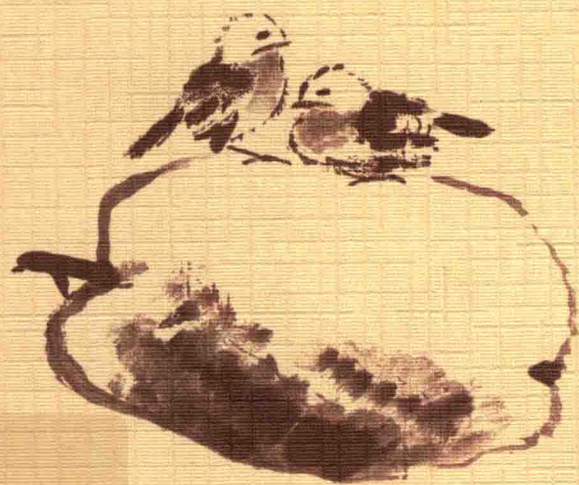


蛮憨斋论丛

左文
著



尊贤
·
品人
·
悦书
·
赏艺
·
专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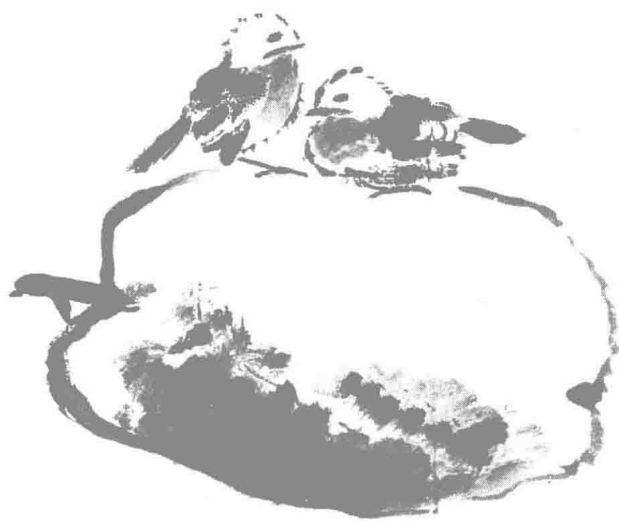
康

SINO-CULTURE PRESS

尊
 人
 品
 悦
 书
 赏
 艺
 专
 论

蛮憨斋论丛

左文 著



華
 文
 出
 版
 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蛮憨斋论丛/左文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075-4133-5

I. ①蛮… II. ①左…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1390 号

书 名: 蛮憨斋论丛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133-5

著 者: 左 文

责任编辑: 李 媚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 010-583362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尊 贤

- 继承和发扬馆员风范的重要意义 / 003
- 大器不恨晚成——齐白石先生印象 / 009
- 名满天下 毁誉平生——章士钊印象 / 016
- 万古不磨意 中流自在心——饶宗颐先生印象 / 028
- 学人本色 文化传灯——任继愈先生印象 / 034
- 出发，是为了回归——杨福家先生印象 / 042
- 银针度人 精诚大医——程莘农先生印象 / 049
- 素位而行 随适而安——汤一介印象 / 054
- 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嘉莹印象 / 061
- 书生留得一分狂——刘梦溪先生印象 / 068
- 丹青发浩气 笔墨写高怀——程大利先生印象 / 073
- 永不枯竭的思想富矿——王富仁先生印象 / 079

品 人

- 疏离与被疏离——鲁迅与左联关系之我见 / 087
- 苏曼殊：无法救赎的自我——论苏曼殊的从佛心理兼与李叔同比较 / 103

人间何处四月天——徐志摩情爱苦旅的心理分析 / 111

苦恼的夜莺——论萧红的女性苦难意识 / 123

童话不能承受之重——顾城评析 / 131

砧码、棋子与困兽——吴三桂一生扮演的三个角色 / 143

悦 书

最是销魂李清照——评《莫道不销魂：杨雨解密李清照》 / 155

革命不能救赎的双重原罪——“革命加恋爱”小说解读 / 157

焦虑·狂欢·感伤——新感觉派小说的心理模式 / 164

社会的企业化和企业的人格化——评罗争玉《企业的智慧》 / 172

他寻找的不是黛莉，是责任——评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 / 178

在苦难中涅槃——余华小说苦难叙事的佛学阐释 / 181

明慧、盲动与盲从——《尘埃落定》的三种历史观 / 187

教授还是那个教授——从《围城》到《风雅颂》和《教授》 / 191

阎真：为知识男女制作活体标本——从《沧浪之水》到《因为女人》 / 194

天下大美 人生至境——品罗成琰《文心墨韵》 / 197

读图时代历史叙述的两种形态——评《名人与故居》和《北京街巷图志》 / 201

生机盎然在南园——蔡世平词论 / 205

照见你一闪而过的孤独——刘羊诗论 / 209

我们全部的尊严包含在思想中 / 215

赏 艺

对谍战剧热潮的冷思考 / 221

“拆弹的”横扫“拆迁的”——从《拆弹部队》战胜《阿凡达》看奥斯卡的现实价值取向 / 226

魔术化：“功夫”的绝招与绝境——由《功夫》反思当前功夫片 / 229

《梅兰芳》之五“太” / 233

绚丽楚文化的当代传承——傅真忻画论 /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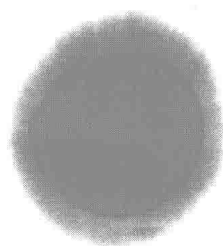
高度自我与高度忘我的有机统一——朱法鹏的大写意艺术 / 240

向世界递上南京的新名片——写在南京青奥会吉祥物“砬砬”发布之际 / 242

专 论

艰难的蜕变——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历史嬗变 / 247

后记 / 289



尊賢。

继承和发扬馆员风范的重要意义

马凯同志在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 60 周年招待酒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系统、明确地提出了“馆员风范”的概念，那就是：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淡泊名利的道德境界、老骥伏枥的进取精神、敢于直言的铮铮风骨和倾心公益的古道热肠。马凯同志指出，当前我们尤其需要继承和发扬馆员们的高尚风范。

“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能激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对自己祖国最深厚、最神圣的情感，是全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巨大精神力量。温家宝总理在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 6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馆员们“为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了独特作用。60 年的实践证明，办好文史研究馆对推动我国文化繁荣和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意义”。

60 年来，一代又一代文史研究馆馆员们不论身处何种党派，也不论自己身处何种境况，都始终高举着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1951 年 10 月 1 日，刚刚成立两个多月的中央文史研究馆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全体馆员的签名文章，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完成文史研究的光荣任务。直到今天，我们还能从仅存的几本馆员手抄本诗词中感受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衷心拥护与深厚感情。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二任馆长章士钊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为国共两党会谈奔波操劳。1973 年，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92 岁高龄的章士钊先生主动提出去香港探亲访友，直至最终病逝于香港，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世纪老人孙天牧先生听说黑瞎子岛要回归祖国了，心情异常激动，委托其学生前往拍照、写生，并指导完成了传世名作《黑瞎子岛之晨》，由孙老亲笔题字的

这幅画作，就是孙老拳拳爱国之心的生动写照。任继愈先生生前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鲁迅先生曾说：“惟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60年来，国务院先后聘任的馆员共有290位，各地方人民政府先后聘任的文史研究馆馆员共有3000多位，他们都是文史和艺术领域的硕学鸿儒，他们都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都有一种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馆员们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充分发挥现任馆员们崇高的社会威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激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淡泊名利的道德境界”提供了新时期道德文化建设的精神参照

温家宝总理在和参事、馆员们座谈时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如果一个社会真的只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必将是人类文明的倒退。作为文史和艺术创作领域的名家、大家，馆员们早已名满天下，如果要追名逐利，那么名利双收必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馆员们淡泊名利的道德境界之所以难能可贵，就是因为在历经人生的沧桑风雨后，他们已经超越了追名逐利的低层次需求，而逐渐升华到了“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的高层次道德境界。

启功先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第六任馆长，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和国学大师，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却始终视名利如过眼烟云。作为清世宗雍正皇帝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启功从不以此标榜自己，遇到有人将收信人写成“爱新觉罗·启功”时，他会以“查无此人”为由退回去。在启老所列关于文物鉴定的七条禁忌中，第一条就是“忌皇威”。虽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但启老多次谦逊地表示：“我的主业是教师，其他只是爱好或副业而已；曾经是书生的我，今天依然是书生。”对于金钱的态度，启老也是那样的淡泊，被誉为“国宝”的他生活上常是粗茶淡饭、土鞋布衣，住所里除了有几张极普通的沙

发可供人安坐，其他都是老旧家具，还不及一般人家的装修和陈设。但是对于贫困学生和优秀学子的资助，启老又是那样的慷慨，执教 70 年的他，常常为捐资助学不辞辛劳、挥毫不已，还出资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酒醪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启老的这首诗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启老的淡泊心境。

像启老这样的馆员还有很多，他们淡泊名利的道德境界在新时期显得尤为宝贵，因为这是社会良心与良知最好的代表，是对见利忘义者最好的鞭挞，是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最好的范例，对于在全社会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莎士比亚曾说：“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遥远的后世。”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从馆员们身上获取一点道德的力量，少念一人一己之私利，多发为国为民之公心，那么，我们就一定能为推动社会和谐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老骥伏枥的进取精神”激励我们在大有作为的时代更加奋发有为

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抒发的是一种永不停息的进取精神，一代代馆员们身上也时时焕发出这种精神。

温家宝总理在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 6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思想僵化，停滞不前，就会从根本上窒息文化发展、艺术繁荣的生机与活力。”这就需要有一种老骥伏枥的进取精神，时刻保持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60 年来，馆员们一直葆有这样的进取精神。

馆员们平均年龄都在 70 岁以上，有的已届耄耋之年，但他们的进取之心丝毫没有停歇。萧乾先生 88 岁出版了 10 卷本《萧乾文集》；启功先生 90 多岁仍然诲人不倦；王世襄先生以其卓越的文化成就在 89 岁时荣获“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90 多岁的任继愈先生在视网膜脱落、右眼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刚去世不久的许麟庐先生 90 高龄还在中国美术馆亲办书画展，并谦逊地表示要“以拳拳之心祈教于艺林方家”；现任的各位馆员也都在各自领域内笔耕不辍、耕耘不止。76 岁的舒乙先生近年来

围绕春节文化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重要问题开展实地调研，足迹遍布国内外；77岁的王蒙先生在北大的演讲题目是“青春万岁”，仍然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守护敦煌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樊锦诗先生，现在仍然在为“把敦煌莫高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而呕心沥血，她是无愧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这一荣誉称号的。从2007年开始，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全国文史研究馆编纂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全书达34卷、1500万字，担任主编的就是现年75岁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他与各位馆员一道，不顾年高体弱，不辞劳苦奔波，为这部通览全国地域文化的宏幅巨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正是改革的攻坚时期、发展的关键时期。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没有变。在这一背景下，发扬馆员们老骥伏枥的进取精神显得尤为重要，馆员老先生们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对于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大有作为的时代更加奋发有为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年老的馆员们尚且能“已薄黄昏夕阳好，为霞满天正当红”，年轻的我们又怎能不生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进取豪情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敢于直言的铮铮风骨”树立了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典范

温家宝总理在历次同参事、馆员座谈时，多次引用“知者尽言，国家之利”、“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名言警句，强调发扬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鼓励参事、馆员们察实情，讲真话，贡献真知灼见。事实证明，馆员们敢于直言的铮铮风骨是一脉相承的。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被红卫兵抄家和批斗，成为“造反”的对象。在这关键时刻，章士钊先生毅然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在他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周恩来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亲自拟定名单，保护了宋

庆龄、郭沫若、何香凝等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知名学者。当造反派的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时，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不顾个人安危，再次上书毛主席，希望党中央领导能够互相团结，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要随意打倒一个国家领导人，否则国家要遭大难，可谓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2007年至今，馆员们向国务院报送的建议达30余份，涵盖了文史、艺术、经济、教育、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其中，王蒙馆员提出的关于呼唤经典，抵制低俗化、庸俗化、恶俗化等不良倾向的建议，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孙机、程毅中、资中筠、舒乙、程熙、王立平、樊锦诗、杨天石、杨力舟、赵仁珪、程大利等馆员分别就民族宗教、中小学教育、文化安全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出现的问题秉笔直书，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均作出了重要批示。馆员们积极有为的资政建言对于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汉朝历史学家班固曾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一评价放在敢于直言的馆员们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馆员们敢于直言的铮铮风骨，本身就是发扬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的真实写照和生动范例，在当今社会，继承和发扬这一风骨，显得尤为必要，这对于进一步改进我们的作风和文风，推动各项事业科学发展，无疑大有裨益。

“倾心公益的古道热肠”是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力引导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这是白居易的切身感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是杜甫的由衷感慨；“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是郑板桥的内心感怀。新时期的馆员们自觉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将“慈心为人，善举济世”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熔铸于倾心公益的古道热肠中。他们始终高扬崇高的人道主义旗帜，投身于国家的社会事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关心和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嘉言懿行是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力引导。

2003年，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们精心创作了一百余幅作品，无惧危险，亲自送往中日友好医院和小汤山医院，带给了坚守岗位的医务工作者们最温暖的关爱和最坚定的信心；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

大地震后，全国数百名馆员夜以继日地创作了450幅书画作品，赠送给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们。98岁高龄的孙天牧馆员在捐献自己的作品时说：“中国强大了，我们完全有能力战胜灾害、重建家园”；95岁高龄的黄均馆员坚持坐着轮椅亲临现场捐赠自己的作品；欧阳中石、沈鹏、侯德昌、张立辰、薛永年、杨力舟、潘公凯等馆员也纷纷捐献作品；袁行霈、刘继瑛、宋雨桂、金鸿钧、郭怡琮、程熙馆员等馆员还参加了“为了汶川”书画义卖活动。近年来，舒乙先生坚持不懈地对全国孤儿、亚孤儿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并亲自撰写调研报告，有理有据地为特殊困难群体鼓与呼，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各位馆员还积极参与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的捐资助学、慰问老少边穷地区等各类公益活动。馆员老先生们的身体力行，就像一束束和煦的阳光，照亮了一段段艰难的岁月，温暖了一颗颗濒临绝望的心，燃起了一个个新的希望。

馆员们倾心公益的古道热肠，实际上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这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总体规划和部署。但是，当前我国每年有7000多万人需要民政部门给予常年救助，有8000多万受灾群众需要及时生活救助。每年有150万流浪儿童居无定所，未纳入扶贫救助范围的城镇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有3500余万人，按照2009年确定的人均年收入低于1196元的标准，我国还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2010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社会事业涉及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和普遍公共利益，公益性是其基本特征。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一旦受到损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权益就得不到保障，社会就会失去起码的公平和正义。”馆员们以自己倾心公益的古道热肠告诉我们，竭尽所能帮助我们亟须帮助的同胞，解决好他们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是关乎国运、惠及全民，造福当代、泽被子孙的大事，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馆员风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将馆员风范内化成自己的道德标杆、精神标杆和行为标杆，并为达到这些标杆的高度而不懈努力。

（原载于《江西文史》2011年第2辑）

大器不恨晚成

——齐白石先生印象

人物档案：

齐白石（1864—1957），派名纯芝，号渭清，又号兰亭，27岁时取名“齐璜”，别号颇多，有寄园、齐伯子、画隐、红豆生等数十个别号。汉族，湖南湘潭人，20世纪十大画家之一，世界文化名人。我国著名的书画大师和书法篆刻巨匠。曾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荣获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度国际和平金奖。代表作品有《花卉草虫十二开册页》、《白石草衣金石刻画》等。195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

1951年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伊始，87岁的耄耋老人齐白石先生即被聘为馆员，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最早的馆员之一，这是齐白石先生晚年获得的无数荣誉当中又一项重要殊荣。中国书画界曾普遍认为，如果齐白石只活到60岁，那么中国艺术史上将不会这么郑重其事地记录下他的名字。齐白石先生也认为，自己70岁前后的画“方可一看”。于是，世人往往将齐白石当作大器晚成的典型事例，有好事者甚至将其大器晚成归功于其湖南湘潭故居的“风水态势”，并考证出“老树逢春，眠木发芽”等先兆之象。其实，有志不在年高，大器不恨晚成。如果认真回顾一下齐白石先生那极富传奇色彩的艺术人生，我们也许会解开他之所以被认为是“大器晚成”的真相。

大器何以晚成

众所周知，齐白石晚年才得以实现其艺术创作的根本转变，名望随之如

日中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笼罩着一个个耀眼光环的文化名人、艺术大师，殊不知，齐白石还拥有那么青涩、甚至苦涩的青少年时代和劳累奔波的中年时代。我们只知道他大器晚成，却不知他为何大器晚成，他都走过怎样的路呢？

幼年齐白石瘦弱而又聪颖。1864年（清同治三年）1月1日，齐白石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杏子坞屋斗塘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是家里的长子，年幼时常体弱多病，母亲和祖母没少为此烧香求神保佑他健康成长。《白石自状略》云：“王母曰：汝小时善病，巫医无功。吾与汝母祈于神祇，叩头作声，额肿坟起，常忘其痛苦。医谓食母乳，母宜禁油腻。汝母过年节常不知肉味。吾播谷，负汝于背，如影不离身。”但小齐白石天资聪颖，开蒙较早，4岁时，其祖父便开始教他识字。白石晚年题诗云：“我亦儿时怜爱来，题诗述德愧无才。雪风辜负先人意，柴火炉钳夜画灰。”诗后自注云：“余四岁时，天寒围炉。王父就松火光，以柴钳画灰，教识‘阿芝’二字。阿芝，余小名也”；6岁时，便开始随外祖父周雨若读书。学习《四言杂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传统经典，而且“一读便熟”。也是在这个时候，齐白石开始接触绘画艺术，“始用毛笔描红”。《白石自状略》云：“性喜画。以习字之纸裁半张画渔翁起。外王父（周雨若）常责之，犹不能已”；8岁后，齐白石辍学在家，做一些上山砍柴、拾粪、放牛等杂活；10岁时，小齐白石没能逃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命运，由父母做主迎娶了童养媳陈氏春君。齐白石后有《祭陈夫人文》纪念这位贤惠的夫人：“吾妻事翁姑之余，执炊爨，和小姑、小叔，家虽贫苦，能得重堂生欢”；13岁时，齐白石仍旧体弱力小，难以适应繁重的农活，父亲决定让他学一门手艺以谋生立世，领他拜“粗木作”齐仙佑为师学习木匠活，但因齐白石扛不动大的檩条，3个月后被师傅送回了，也就是不教他了，幼小的齐白石颇受打击。但他父亲不死心，随后又领他拜“粗木作”齐长龄为师。这次拜师对齐白石的成长有极大影响。一次，齐白石随师傅做工归来，路遇3个专做雕花木器的“细木作”，只见师傅恭恭敬敬地让路、问好，还对他说：“做大器作的人，不敢和做小器作者平起平坐。不是聪明人，是一辈子也学不成细木作的。”自此，齐白石遂暗下决心，改学小器作。第二年便转拜雕花木匠周之美为师，学小器作。周师傅对齐白石也青眼有加，常语人曰：“此子他日必为班门之巧匠。吾将来垂光，有所依矣。”

青年齐白石转益多师，为多种艺术才华打下坚实基础并且崭露头角。一直

到24岁，齐白石都在跟随师傅，走乡串户做雕花木器，其间以残本《芥子园画谱》为师，习花鸟、人物画。又拜纸扎匠出身的地方画家萧传鑫（号芗陔）为师，学画肖像，经文少可指点后，肖像画功夫见长；25岁是齐白石艺术生涯中值得纪念的岁数，这一年，他拜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诗画。陈少蕃除对他讲解《唐诗三百首》外，还教读《孟子》、唐宋八大家的古文等。胡沁园教齐白石工笔花鸟草虫，让其观摩所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画。这一年，他的这两位老师为他取名“璜”，取名“濒”，取别号“白石山人”。这一年，齐白石扔掉斧锯，改画肖像，做起了专职画匠；直至28岁，齐白石在当地方圆百里渐有画名，有“齐美人”之称；30岁时，小有诗名，发起成立“龙山诗社”，因年最长被推为社长，成员王训、罗真吾等七人被称为“龙山七子”。王训在《白石诗草跋》中说：“山人（齐白石）天才颖悟，不学而能。一诗既成，同辈皆惊，以为不可及”；32岁时开始钻研篆刻艺术，并且“从此锲而不舍，并不看作文人的余事，所以后来独有成就”；35岁时，正式拜其湘潭老乡、著名经学家、古文学家、诗人、名士王湘绮（闾运）为师；39岁时第一次远游，经天津乘海轮，绕道上海，再坐江轮转汉口，返湘潭。此后赴广西、广东、香港、江苏等地，六出六归。为避战乱，独居北京等地，靠卖画刻印为生。

壮年齐白石通过“变法”而闻名天下。55岁时，因感自己尚无名气，求画者不多，乃决心变法。《白石诗草》有云：“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58岁时，陈师曾携中国画家作品东渡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齐白石的画一举成名，轰动一时，其作品选入巴黎艺术展览会。从此，齐白石开始名重天下。

晚年齐白石在历经世事沧桑后迎来了夕阳红。64岁时，北京艺专改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齐白石改称为教授。73岁时，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侵华，7月26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齐白石辞去艺术学院和京华艺专教职，闭门家居。次年南京和他家乡湖南相继失陷，白石心绪不宁，《三百石印斋纪事》就此停笔；75岁时，为避免日伪人员的纠缠，在大门上贴出“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的告白；79岁时，又在门首贴出“停止卖画”四个大字；直至他81岁那年，日军无条件投降，作诗曰：“受降旗上日无色，贺劳樽前鼓似雷。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从此才开始恢复卖画刻印，琉璃厂的画店又挂出了齐白石的润格；82岁时，参加中华全国美术会在南京举办